

程伊川的「生元」學

胡信田

——二程子之真元，余名曰「生元」。

人類彼此相互猜疑、爭奪、殘殺，世界上充滿了危機！不約而同地在內心上生出一種沒落之感！但是，這些「沒落之感」的人們，他們的生命、活動與適應性，仍然同過去一樣地，遵照着不是發展，就是毀滅的道路，猛力的前進着。像海裏的浪一樣，「毀滅」的淤積在海邊；「發展」的便納入中流。

定中明說：（註一）

「人若肯從理智方面去努力，則能勝過天仙；若在私欲方面圖成就，則與禽獸一般。」

陳道沛說：（註二）

「東方文化的重心，在於人格修養，因此東方人看基督教，並不着重內部的教義，而是看外表的生活。事實也是如此，教義不過是幾個原理原則的東西，而宗教的實際生活，才是宗教的表徵。」

中國文化，歷久不衰，就是它在原理、生命方面，予人一種「與天爲序」的啓示；在方法、生活方面，予人一種「與物爲一」的同感。與物爲一，瓦石皆有生命、情感；與天爲序，人生爲一小宇宙，與天地參。此所以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之由起也。中華民族人格之形成，就有開闊的正氣成份，與盡己之性的完人作爲。

吾人能夠在危急存亡之秋，奮起有爲，史不絕書，以其有此種文化背景故。在無事時，能分別百事之微；在有事時，能敷陳存亡之機，以其有此種人格修養故。

宋代大儒程伊川氏，對「生元」的看法，有突創的見解，有空前實踐。他在這方面的觀點是：人生與天地正氣、物理與生元、養心與致知。

一、人生與天地正氣

天地正氣並不是什麼深奧難懂的事，正氣的由來，是上仰觀天象之變，下俯察萬物之化，定爲原則，立爲節目。在日常應用中，進退有度，不失其序。行之既慣，自成一小天地。精靈所至，形成一種順之則能生，逆之則能亡的人生觀。一旦大逆之來，乘機而起，則其平日包含之度應運而開，散之而爲氣，其氣能鼓人心肺；收之而爲力，其力能頂天立地，這就是正氣的結果。古今之名將巨儒，其說不朽，其功不沒者，賴天之正氣，賴地之生力，培養成一種堅不可破、力不可拔的人間向心力。

伊川先生是最能求知的人，而且又遭受過多少艱難險阻，而其仁心見之於事物。故其說能影響當時人，而又能鈎引起歷史人物的回憶，他的心不死，他的精神與吾人相往來，形成一體兩面的結合力。它的核心，就是「天地正氣」。大而生死以之，小而日用行之，都有確切不移的道理。

天地正氣的本質是「誠」，誠的功用是「中」，中的實踐是「節」。因節而注重政治，而民本固；因中而注重法制，而國體一；因誠而注重仁義，而恕心起。這都是形成倫理、民主、法統的源流所在。從而演繹出尊尊、賢賢、親親的倫理社會、禮義之邦的秩序生活。

爲什麼我國天人關係這麼接近？而產生出實際、徹底、繼起的生命呢？

概我們的古聖遺訓從「點」上開始，而對身外的觀念從「萬境皆春」上着眼。故吾人對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、有色、無色、有想、無想之生動植礦，皆付予生命與感情，此仁也；點即

體的起源，一畫開天地，而陰陽生，萬物育，此道也。此道爲吾人遵循之準繩、由徑、原則，故「道」在中國爲學術之根源，「仁」在中國爲行動之方針，學術越發掘得深透，而仁的價值越高貴，於是仁便成了道的延長，道便作了仁的發源。「源遠流長」四字，就是國命民運的契機。這一契機脫節、偏廢，都關乎民族的存亡與興替。

道能啓迪思想，維護信仰，激發生命。

仁能衛護行動，擴大處境，延續生活。

天地正氣之信仰曰道，其行動爲仁。古今志士，爲了保全仁的本質，表達道的本體，於是犧牲金錢，捐棄生命。在一剎那的快境中投身火海、刀下、水中，結束人間之段落，以謀取人格之昇華。其心願表白於人間者爲「正氣不絕」。後起有人，國乃不亡！人格純潔如水晶石，精神媲美於日月！

在精神永恆，人格純潔的情況下，所產生的教育性質，所反映的人格心理，是合協的生活而非競爭的生存。中山先生爲近世革命家之最者也，批評馬克斯思想爲病理學家而非生理學家。因爲馬氏主張唯物、剩餘、階級，只講鬥爭不講和解。達爾文好養鴿，從禽鳥身上，獲得弱肉強食，適者生存之道；而發揮物競天擇，自然淘汰之理。中山先生認爲「互助」才是人類文明進步之正確途徑；競爭是自然界的原始行爲，階級鬥爭，自然淘汰之說，爲半世紀以來最惡毒的一種思想。與「和協」的中原文化背道而馳。概中土先民秉中和之性，行中和之教，自黃帝迄於成周，由於已久。

作任何事情，必有其能克服的條件，鳥飛於空必有翅；魚游於淵必有鱗。那些有「天地正氣」精神，挽狂瀾於既倒的非凡人物，亦有其爲天地正氣精神的條件。

伊川曰：

「古之人，耳之於樂，目之於禮，左右起居，盤盂几杖，有銘有戒，動息皆有所養。今皆廢此，獨有理義之養心。」

（註二）

伊川又曰：

「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，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。古人自幼學，耳目游處，所見皆善，至長而不見異物，故易以成就。今日自少所見，皆不善，才能言便習穢惡，日日消鑠，更有甚天理？」（如前遺書二上十六葉）

二、物理與生元

伊川之真元吾名曰「生元」，真元之與道，前者純陽不雜，後者陽陰兼備。真元可想像，道則不可言喻。道爲萬物之根源，真元則在人體——因涵養之不同而有發展之各異。質言之：道是先天的、形而上的、不可左右的，真元則反此。再進而言之，真元是先天與後天的一粒「介子」。

伊川曰：

「真元之氣，氣之所由生，不與外氣相雜，但以外氣涵養而已！若魚在水，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，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。」

人居天地氣中，與魚在水無異，至於飲食之養，皆是外氣涵養之道。出入之息者，闔關之機而已！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，但真元自能生氣，所入之氣止當闔時，隨之而入，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。」（註四）

至理名言不能直解，若曲譬巧語反而一針見血。伊川之真元，若寶珠，珠置之匣中則乾燥，放之水中則滋潤，但珠不與水相雜，但以水涵養之！魚與水之道亦然。

人之貴乎爲人，在於「自立立他」之「生元」說的建立。心能自固，物不能遷，則我能遷物，不爲物役，這就是常語說的「主宰」。此語的誕生，賴人身有一個自生之「生元」本性（下皆曰生元），自成一小宇宙，能作有規則的支配；它賴人體之成就而顯其偉大，可與日月同光。人若缺乏主宰則變爲物，如草之被風吹，器械之受操縱，小人之聽濫言，作無目的的行動，失却重心——本性——的掙扎，如同醉漢駕車，瘋子打架；是打不出個名堂來，駕不出個道理來的。一生茫茫昧昧，成爲一個俗物凡夫，所以歷史一筆帶過，專以大篇幅談一個特殊問題、獨立人物。因爲獨立人物是風，特殊問題是核心，同時二者也是大海、君子

。君子能諒解小人，大海能容納百川，其志然也；百川不能容納大海，小人始終辱罵君子，其量然也！

「生元」是什麼？生元是來自人類的一點靈明之體。

其小無內，處處通達，能思能感；其大無外，本之思感，見之實踐。表現出宇宙的美，人類的愛，萬物的壯觀，天地若少了人，等如人少了靈魂，人少了靈魂，如白癡、枯草；天地少了人，無由表達其高低、久暫。勢必走入混沌鴻濛，如同台灣阿里山的荒野之夜！給人的是失望、恐懼、懷疑！

生元之氣，與生俱有，人人俱備。由於有沒有反省力的問題，因為「反省力」是生元發達的一種標象。換言之，反省力是探測生元成長的警界線。所以反省力問題的正誤偏差多少？努力問題與創造關鍵的大小協合程序如何？若缺乏這三項問題的商榷，其人的生元之氣已枯萎失用，無濟於時；錦衣夜行，無顯於榮。所謂有名無實，外強中乾者是。孔子貴仁成性，孟子一日三省而有集義成命，仁義之風起，性命之學倡。若沒有孔子之開拓繩繼，亦沒有孟子之奮發激昂！因見真理之沉淪，忘記自身之安危。生元之在人身，萬古皆如此，是以代代出聖賢，世世有小人！是以君子憂天命而擇善固執；小人畏刑戮而得過且過。得過且過是怕結果，擇善固執是畏原因。君子慎始而善終，小人樂因而多禍！樂因，即機會主義者；慎始，即原則主義者。原則能超矛盾，機會能造偏見。是以黑暗與光明，文明與野蠻，和平與戰爭由此可見。

曾國藩為清朝之臣，不失為近代君子；洪秀全為民族伸大義，乃近代史上之小人。文天祥被俘不屈，以伸天地正氣；李宗仁晚節不修，前功盡棄。

生元之氣，不容絲毫私意，順之則長，逆之則亡！生元之氣，乃天地造人之精靈，人一結胎盤於母體即稟此氣，此氣純潔一塵不染，永久獨立清新於己體，藉外氣涵育。如海藻之生海底，海藻之生元非水為之，但生元之適應變化，則非海水涵育不長。生元不變，但隨所處之境遇相應、涵育。是以人在天地之中，同海藻之在海底無二。彼此利用其優越的特性與他物相往來。一

闔一關，多少河山變形，多少英雄再生。但是，生元始終是不生不滅，亘古如斯的。海藻賴海底淤積物以營養，皆是外氣涵育之道。何以故？以常識經驗論之：

葡萄有人工染色者，以色素（如血色）澆之，顆粒即呈紫紅色。有天然色者，如蘋果高舉樹梢，藉陽光之照射，吸收紫外綫以得之。色素一塊一塊的，葡萄沒有嘴巴吞食，但它能賴纖維毛細孔吸收營養以充實己體。可見涵育之道，出入之息者，一合一開、一內一外、一彼一此而已！所出之息，事先經過醞釀變化予以吸收排洩，故非原入之氣。所入之氣以涵育生元，生元因而也自振作，所入之氣恰在合時而入，但此氣只能微妙的影響生元，而不能直接的協助生元。因為生元是海藻，外氣是營養海藻的。

古時生活簡單，民風樸實，物力惟艱，故學習方面諸多不便。記載上不得不從簡，無形中文字就深奧。既是人為，就可人克。在這一種能食而不豪華、淳樸而有限度、地大而人稀的環境中，大都有一種自尊尊人的入本精神。受胎時母能正襟危坐，目不斜視，耳不亂聽，心能常定。出世後由保姆、師傅愛之、教之。自幼至長，耳目到處，所見皆善；至長而不見異物，故成就上也較快而容易、確實。一旦登入仕途，根基已固。少年的抱負、父兄的督責、師友的道義，一一都是成聖為賢、做天地事業的條件、因素。古時人物，好崇拜典型、堅守原則、講信守義，做人、做事、信仰集於一身，視為不可分的整體，一旦橫逆之來，勇於犧牲！正義存於天地，道義洋溢人間。中華民國六十年十月二十六日退出聯合國，迄十二月二日止，世界各地美金下跌，獨台灣上漲，而日本不要。平日品德，此時可見。似此等人，誠如伊川說：「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，才能言便習穢惡，日日消鑠，更有甚天理？」要挽救世道人心，首在振起國魂。

好壞都有感染性的，如聽國樂和探五更，二者給人的感受絕不一致。心理有所影響，行動便有差異。古人為了一心不亂，伊川有如是說：「盤盂几杖，有銘有戒，動息皆有所養。今皆廢此，獨有理義之養心。」有如是心，必有如是言，如是行。生在文化進步、交通發達、關係複雜的今日，惟有多多吸收經驗、瞭解

經驗、貫徹理論、印証得失。予以保留或淘汰，而作正確的選擇與運用，以達到「順時養身，逆時養心」（註）的人生理念之實踐。

註釋：順時養身，逆時養心爲余二十五年來讀書、修道、養身之結論。意即：隨着環境、氣候穿衣吃飯，尤其當下的人情味與菜菓香；橫逆未來，養之以定，橫逆之來，處之以定，橫逆之去，居之以定。吾以爲：修道與養身須要分兩節，而讀書爲之調節。人若不讀書，心如池水，讀書，心如汪波。修道，要識破，故定。如常人僅識現象，愚夫誤認幻影，道者始能瞭解本質。養身，身爲物質，需物質之輔助乃得發達。故不可無故摧殘，伐之必傷元氣也。按年齡、環境、工作、體能適時調護，必健康長樂，修道才有把握。總之，養身以樂，養心以苦，修道以定。如瘦的三條筋挺着脖子，怎樣顧全自己？自己不能顧全又如何救助別人？口曰：「要度他呀！同生極樂國啊！」現實的人生不度，証明無能爲力，指望到極樂國去，真是愚不可及。愛之而惡其生，是心意顛倒，不可理喻。莊子曰「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」。華嚴經曰「能入一切辯才法海，得不思議解脫法門」。佛告吾人不可思議妙法，得自辯才法海。莊生大聖人，教人善生爲善死之因，善死爲善生之果。獨理智不清、不學無術、天資鈍劣之人，在家愚痴，出家愚痴，自愚人，故不以爲錯也。老佛爺知道了，不知要掉多少冤枉眼淚。

身體健康，是促進修道、明道、行道的動力，如身體不健康，嗚呼而去！修道不成，必受輪迴之苦！如身體僅能修道、明道而不能行道於世，撒手而去，等如未中的一顆稗稗。白白耗費了農夫的田地、工夫、資糧。故夫吾人讀書、修道、養身，要協調並進，爲世所重，作時代之精英。

三、養心與致知

致知才能窮理，窮理才能做事。這樣的事是有目的的，這樣的理是有根源的。是以吾以爲：凡探究人生切要問題的學問，由

根源上着想，探究理想上、人際間，至鵠、至善之解決者，名曰「生元學」，伊川在這方面有個忍受的功夫，與理想的實踐。

在伊川的「年譜」末有云：

「（伊川）先生嘗謂張繹曰：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，異時欲知我者，求之於此文可也。」

縱然伊川自己如是說，「如是說」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。「異時」如果他死了，也只有如是說了。伊川十八歲上書仁宗，黜世俗之論，以王道爲心。弱冠授徒，七十五歲去世前，他的徒弟已有先他而去的。這是他力主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，異時欲知我者，求之於此文可也」的第一個理由；爲奏請問疾事，諫議大夫孔文仲奏伊川爲五鬼之魁，請放歸田里，以示典刑云。在他被送涪州（四川合川縣）、移峽州這段放逐生活，四方學子相從不舍，完成「易傳」於顛沛流離之中，時在元符（哲宗）二年正月。專心於學術的研究，無心於名利的追求。再加上「時不我與」的遭遇，對未來自願不多作預測。本着生元的道理，能夠生活安定、身心健康、發揮思想，是他力主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，異時欲知我者，求之於此文可也」的第二個理由。

俗語說：某人胸中有坵豁。在什麼地方可以見到胸中之坵豁呢？依我的看法，在牢獄、在困境中，最易表現出此一精神的存在。如章太炎被袁世凱關在牢裏，由於心境開朗，看透生死，所以出獄後滿面紅光。據記善錄載：伊川先生歸自涪州，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。惟有這樣的人，他才有閒心餘力去「致知窮理」。心爲事的藍圖，心不得閒，如何去思索？不能思索即沒有藍圖可言。做事缺乏計劃，縱有努力，如盲人行路何異？故致知是用，養心是體，聖賢事業，丈夫氣概，由此出也。

心，雖然無形，爲思維的總所。至於血肉之心，乃是臟腑的樞紐，器官的一種而已。

性，是物之原始，無古無今，無內外、無遠近，平等一如的；心，是行動之機關，外靠觀察，內靠辨別，起混合之後的第三體用，就是心的真正功能；生元，是直性之反應，立竿見影的，生元好比小孩子，非常天真、現實；心，好比是父親，承前啓後

，保持平衡；性，好比是祖父（最基本的老父老母），他是無始的肇造者，也是無終的延續者。

婆婆媽媽，俗俗叨叨的人，不管他有多大學問、地位，地位只是權力的代名詞，學問僅是進階的敲門磚。

性根甚利，身體健康，學問廣博，此等人自能造出天地，利人益己。此「利人益己」之功能在心，因為心是性與生元的天秤，是非的鎖鑰、生死的關頭。心不平衡，動則缺乏法度，失去自本自根的能力。故注重養生，實則就是養心。心，對內言，自能思索，如不加以養，則萬惡由心造也。對外言，能受境染，為外感所遷。故俗語說：心似平原走馬，易放難收。伊川也說：人心作主不定，正如一個翻車，流轉動搖，無須臾停，所感萬端。如此之心，正如電源有問題的燈，水源有毛病的河；當大旱苗稿之際，只有望河興嘆！午夜須光之時，而電已不繼。故伊川提出一套養心的辦法，作為解決電源有問題、水源有毛病的醫療入門。

治身、養心、致知，三者如鼎之三足，缺一不可。

因為身為心出發之機關，心為致知策劃之本源。恒見道德高超之士，有蹈汗不染之行，而後有廉潔可風之人格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

明道有言：

「人必有仁義之心，然後仁與義之氣，倅然達於外。故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可也。」

昔胡適在世，毛澤東公開表示：他們對杜威的實驗主義及對胡適幽靈的痛擊與漫罵，僅反對胡適的思想方法，但是歡迎胡適本人。

事後胡適曾公開告諸人們說：

「胡適幽靈的產生，亦即我思想方法的所在；而胡適本人的存在，亦即杜威實驗主義的輸送站。沒有胡適本人，那來的胡適思想方法？與杜威的實驗主義之傳入中國？」

科學精神，就是依事實、真理而存在，而它的態度就是以事實而確定證據，以證據來作取舍與革的力量。胡適認為毛澤東是在談政治、玩魔術，而攔起情感做人。豈不知胡適的自由及一切

的活動，均為胡適本人的存在。這就是說：仁義為心之本體，誠於中形於外，沒有其內涵，也就沒有其外延。任何事情，都有一個根本，都有一個究竟；根本瞭解，究竟弄清，便如袖裏乾坤，運用在我。明道知「道」乃仁義之氣的張本；仁義之「氣」乃當然之行的表達。而胡適明白，思想出之於心，行動為心之表達。行動一受束縛，則思想萎縮。是以知識即權力，權力即思想之左券。欲致知必先養心，欲養心必先養身。

宇宙萬物，講獨立發展，或協合進步，二者不是絕對的、必然的。因為宇宙在動、在變，互為交流、影響，互為因果，以遭遇而異，以變遷而定。所謂十年河東轉河西，人生是一局棋，一場夢，其說在此。

生死是相對的，好生惡死而有是非，是以利害、善惡、君子、小人、賢、愚浮沉雜處。不能指出某地、某事、某人、純賢、不肖，純善、惡，或只有利而無害。既是如此的矛盾而不可避免，人生是不是太極端？不，趨吉避凶，是人類的天性。由於比較、選擇、判斷而產生出良知良能。良知屬於道，是公；良能屬於行，是德。以入世法修之，可成賢成聖，指導人生的生活，是形而下的；以出世法修之，可成仙成神，能指導人的生命，是形而上的。入世修持，偏重在飲食健康，故所理解之對象亦為人間事物；出世修持，偏重在精神昇華，故所理解之對象為另一世界，相信除人間外，另一世界才是永恆的。是以吾人讀書、求知，健康、修養，功夫、道理，不可不深思明辨，以作到種瓜得瓜之實際利益。世有種瓜得豆之人，亦有朝三暮四之士，是知行為二，不一例舉。這都是認識不清，意志不堅，致使行動脫節。所以初步的用功與求知，便可決定一生的前途出處。這沒有一點稀奇，端在人為。故士之求知，國之選士，工之擇具，大小懸殊，用心則一。

人生欲治其身，是將來的有為，治身之道不一，視其作用而異。

謝子曰：「吾嘗習忘以養生。」

明道曰：

「施之養生則可，於道則有害。習忘可以養生者，以其不留情也。學道則異於是，必有事焉而勿正。何謂乎？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，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，忘則涉乎去念，助則近於留情。故聖人心如鑑。」（如註三，全書第二冊，外書十二之五）

對習忘能養生，明道的答覆是：僅限於養生。何？因「忘」之涵意，在使人去思慮，以淨化心靈，沒有一點感情的衝動，也沒有絲毫理智的作用。不思這，不思那，當然近乎入定。在這種心境下，是名利兩忘，與世無爭的。「道」，本來是無古無今，無出世入世，但在人爲。「於道有害」，這是因爲道本身是動的、一的、不可須臾離的。「忘」是習的、勉強的、個人的。而道是自然的，不以堯存，不以紂忘的。所以說「習忘可以養生，以其不留情也；學道則異於是，必有事焉而勿正。」人可以離道，而道不遠人，起居動止，順乎常軌，則身體健康。一般言之，飲食、睡眠、適度運動，所產生的效果是血肉的健康而非精神、道德、思想上的昇華，智士的「習忘」養生，不是中國道家的虛實生白，而是佛家的由有入空，空中生有的真空而不空的空中妙有。一到此種境界，感情不受世俗的影響，自成一軌道，順乎天理，應乎人情，但又別於人。正如汙泥生蓮花，蓮花却別於汙泥，但是未曾離棄汙泥，唯其先得其環中，然後才能超乎象外。不先立好規矩，方圓無所由出。夫習忘養生，首在奠定實體生活結構的牢固，然後變化始所由出。

其次養心，談養心，中國文化以孟子爲之王。因孟子有關邪立正敢對現實人生說話，故其說俱體、剛強、合俗。就以孟荀加以比較：

伊川曰：

「孟子言養心，莫善於寡欲，寡欲則心自誠。」

荀子言養心，莫善於誠。既誠矣，又何養？此亦不識誠，又不知所以養。」（註五）

心，雖然無形無踪，但它寄托於人身，心活動的大小，受血氣盛衰的影響甚大。心之感應區分大致有三：

1. 人人的心：（赤子）（莊子）（莊子）

2. 獨人的心：——（神靈世界的宗教，特別鬼神、老）。

赤子之心，如龍盤玉柱；壯年之心，如正旺之火；老年之心，如已漏之水。獨宗教家之心，常能與天地精神相往來，通神明，類萬物，由於修養有素，行之已慣，已達到「能動三江水，不動道人心」的境界。基督教說：人心比萬物都可怕。這是頗爲中肯的。血氣方剛，內在既無宗教的信仰，外在也少規律的生活，後天的汙染加上先天性根種類的不一，於是赤子之心隨時日而減退。故心天天如旺盛之火，馳騁如野馬。往往以成敗當了是非，以懦弱當了修養，以投機當了才能。視利害如上帝，道義如糞土，心中既無神的存在，所作所爲，莫非是一個對人類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動物。如此的心，是起伏不定的，三言兩語是好朋友，兩杯黃湯下肚便成交易，一旦利害衝突，便拔刀相向。是以耶穌說「險惡」的要「受洗」；釋迦說「凡夫」的要「皈依」。目的就是淨化他們的心靈，恢復本性，使人身心平衡，知人我俱存，明是非之辨而達入極致。人人一心，物我一體，與道爲一，以傳於久遠。老年人的心電圖型也能夠有起伏，本質上與壯年人並無兩樣，其所以異者，等差大小而已！這是血氣退衰的關係。但是他（她）們的心仍然是——甚而更凶狠、陰險、奸詐。如老奸巨猾、老不羞、老狐狸……是。修持的心是以信仰、功夫、生活打成一片而顯現之高潔人格，是不分年齡、性別、種族、職業的。他們日日夜夜，但知耕耘不問收穫，但知責己不知難人。另一種心，不屬壯年、老年、修持的心，而是生來就有的，叫做「神」心，就是佛經上說的上上智人，不受物欲、情欲的牽連，也不受環境的改變。釋迦生爲皇太子，珠寶盈屋，美女如雲，皆留戀不住他出家修道的動念；耶穌自幼有異稟，長大，一言一行，堪稱當時社會典範。故猶太人効命他推翻羅馬帝國，爲當時人心目中的英雄，然他棄之不顧。到處赤足傳道，最後被惡人釘於十字架上。耶穌告訴門徒說：「我非役人，乃役於人。赦免他們，爲他們

祝福。一釋迦親窺平等，耶穌爲罪人洗足，這種慈心，既沒得之家庭，也沒得之書本、經驗，石因有火，擊之乃出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心中不存那種因素，任憑敲、打、培、育也是枉然。孫中山好革命，誰教他的？馮玉祥好倒戈，誰教他的？李自成好殺人，誰教他的。此三人，李好殺，殺的多，並且逼的莊烈帝殉國；馮好倒戈，清帝、軍閥、中央他都有份；孫好革命，十次失敗，流亡海外，被誘而禁，脫險仍然革命。革命也，倒戈也，好殺也，均都殺成、倒成、革成。教育，只能教育普通人，大賢、巨奸不須教育，環境、傳統不能影響他，然二者均有獨立好學之精神，有改造環境、影響傳統之心力。其區別是：

大賢如風，有自取其勢之所向；

巨奸如草，有因應局勢之能力。

孟子言養心，方法是「寡欲」，他這種方法是與吾上述「石因有火」的原理一致。性根已定，如地球的岩石，起初是岩漿，一旦凝固，則牢不可破。欲得其優者，必去其劣者，然後岩石之精華始發，孟子寡欲養心之道亦然。

格物致知是一套辦法，不是彼教、勁讀、苦幹得來，而是在被動不及所產生的一顆覺悟之心的活葉尺，只要一尺在手，對高低粗細，予以測量，內心思維。由疑生信，便是格物致知的張本；被教、勁讀、苦幹雖不是格物致知，但有助於格物致知。

伊川先生的「生元」說，在天地正氣方面：注重一「虛」字，惟虛能容人；在致知窮理方面：注重一「實」字，惟實則外染不入，虛實兩用，才是「生元」發展的道理。

註一：定中明湖南常德人，曾留學埃及國立愛資哈爾大學，專習回教及神學。爲我國中東問題及阿拉伯文專家，歷任台北清真寺教長，駐利比亞國公使，茅利塔尼亞代辦等要職。前語爲定氏在宗教文化友誼社講「穆罕默德與古蘭經」時所說，時在民、六十、十、三十。

註二：陳道沛爲九龍宗教文化學會主任，前語摘自陳氏著：「信仰之嚮往」一書佛教現勢一文末。

註三：二程全書第一冊，遺書第五葉，背第四行。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五月台二版，中華書局發行。

註四：如「三」遺書十五之十七葉。

註五：如三，遺書二上，四葉。

失意，這是一個很悲哀的名詞。

這世上有很多失意人：有在仕途上，有在商場上，也有在情場上。這一些人，在失意之下，消極頹沈，不能自拔。其實，他們若能了解到失意也是一種幸福，那他們自然就會振作起來了。何以說失意即是幸福呢？我們看看前人，那些在官場，情場失意的人，只要他們能夠勇敢的站立起來，大都會在其他方面有所成就，例如詩、文、音樂，書畫。因爲他們在彼方面欠缺了，故能把全付心力寄托在此方面精誠貫注，故成就了千古不朽的名作。

更有一種人，在失意之餘，悟到了世事無常；亦即世態炎涼，榮華虛幻，因而萌了出世的念頭，而成就了他的道業。如唐代有個文人，任蕃，是個官場失意者，他因考場不公平而落第。有一日行經洛陽，看到人們爲生活奔走營求，因而口占了一首詩：

失

意

：「幢幢洛陽道，塵下生春草，行者豈無在，那末，他絕不會寫成這首詩的。因爲他失意了，才得退出那些圈子；因爲退出了圈子，才有機會看清圈子裏熙熙攘攘的醜態，豈不是幸福！

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！的確，一件事情沒有絕的好，或絕對的壞。而是在於接受者領納多少好壞而已，由此可知；人生的成功之道，並非死板板的專指名聞利養方面，宇宙局勢大自自然，星球，人心……等夠我們追求一生，研究一生的了。有如陽關道和獨木橋，只要你不畏跌失，堅定意志，通過道路也罷，小橋也罷，必有屬於你的輕安好的境界到來之日。

那時刻，含淚的微笑吧！
所以說：失意是力量，是幸福。問題只是看你如何處置它。